

 中国国家地理
CHINA NATIONAL GEOGRAPHY

郭子鹰 著

最好的
时光
在路上

On my way to Shangri-la ...

郭子鹰 著

最好的
时光
在路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 / 郭子鹰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086-4832-3

I. ①最… II. ①郭…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21232号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

著 者: 郭子鹰

策划推广: 北京全景地理书业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制 版: 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4832-3/I.58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旅行的意义

“好想去旅行！”

朋友们经常对我这个“旅痴”这样说，他们知道，旅行对我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对他们来说，旅行的意义也像是浩瀚大海中浮游者微茫的希望之光。“搞定这个项目，熬过这一段，挣到钱，就可以去旅行了！”所以说，旅行是那个在他们筋疲力尽、乏味失落的不如意之时，激励他们打起精神来生活下去的执着之念，这也未尝不可吧？

可是，旅行的意义究竟何在？

远游万里后，终归故乡，神秘事件便告开始。

你多少会回忆路上的所见所闻：见到了哪些教堂的尖顶；在哪几个被导游书千百遍赞颂过，叮嘱你万万不可错过的地方拍照留影；伴着红酒和投契的几个老友讲完你的旅行趣闻之后，可有那么一个片刻感觉虚弱？可有几缕寂寞的旅情不知如何与人述说？可有瞬间的动摇，感觉自己的孤独有多真切？可有刹那的感动，连自己也不免怀疑是否当真发生过？可有些许感慨，重回熟悉的城市里便羞于对

人谈起？

也许在路上的那个时候，你遇到了更真的自己，也许在那个时候，你错过了一个机会对自己说：“不如这样吧，我的人生，其实还不错；不如这样吧，就此放开不如意，想想还有哪条天边路我尚未走过。”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是我颇为喜欢的一部小说，也是我看过多遍的一部电影。很多人在里面看到爱情，很少人觉得主角是旅行。电影开头，有个成功的中年女作家，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品评意大利一座小城的风骨、建筑的格调、教堂花窗的品位、乡野田园的风韵，辞藻那么优美且华丽。我却只记得在一旁静听的一对老妇人，其中一个问另一个：“我们是不是在那里见到了矢车菊？”

别人笔下阴影浓厚的喀布尔，她只记得那里蓝天很美。这选择，难道不勇敢？

《天使爱美丽》里也有一句我断难忘怀的台词。乡间少女爱美丽捧着本厚书，身边午后光晕相伴，闪亮的微笑洋溢在脸上。她面对表情模糊的巴黎铁路检票员，一字一顿地说：“如果没有你，良辰美景堪与谁说？”

旅行的美好，丰盈如桃林风卷过花瓣雨，无可尽数。最玄妙的莫过于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罗马与巴黎，每个人都可以难忘他路过的铁道与航迹，属于自己的那些刹那任谁也夺它不走，任时光的利刃不能消磨那刹那间的芳华。

旅行的美好，宽稳如镜面似的高山湖，只有你自己记得哪些刹那让你感到莫名的幸福，秘不可说、不立文字的感觉才真切，如初落便化作无形的苍山暮雪。

万里觅知音，却与自己——因被冷落与忘怀而悲从中来的，终生相伴又不得谋面的自己，擦肩而过。

像旅行一样自由，绝不只是说远游时漂泊不定的航线。旅行使人自由，只不过因为旅行时候的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一程回来便拥有权利说，我去过，我记得，我看到的那里是这样的……此刻你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不信，只因你去了，亲自经历，亲自受挫，亲身流汗，亲手扛起沉重的行李，目睹那里孩子们的微笑

和老人纵横的皱纹。

《在恒河游泳》里面有个傻傻的日本姑娘，面试的时候人家问她：“你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她突然撒了个谎，连自己也匪夷所思：“我在恒河游过泳，是蝶泳！”于是，她就真的去了印度，终于在大肠菌群超越致病水平 30 倍左右的恒河水里游了蝶泳。

我知道那只不过是故事，可是她那敢说敢做、说到做到的眼神，傻得那么可爱。走出街口，你就会见到马蜂回窝一般密密麻麻的人群，他们当中，有多少是“说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扯了谎话之后，这样兑现弥补的人我真想见见，哪怕就一次。

地球离了谁都照样旋转？但是只有你看见的世界，才是对你有意义的存在。你之所以看到，是因为你想看到，你之所以难忘，是因为你想要记住。

不是么？看看你和爱人一起出游的时候两个人拍下的同一座城市有多么的不同就知道了。

菲律宾有座曼妙的世外小岛，别人都在看海的时候，我看见一个陪着洋人的妓女，把自己盘子里的整个面包给了栏杆外的小孩子。她笑得不美，但是很轻松。

缅甸有数不清的佛塔，金光闪耀，别人都在佛塔反射的金光里流着汗，我却躲在阴影里静静地听着当地小伙子弹吉他。我错过了，没有看到塔群上云雾缭绕的招牌景色，但是我听到他们自豪地说那歌是自己的原创，后来又把那段视频放到互联网上，梦想有人发现自己的才华。我知道那不可能，所以才叫“梦想”。对于以太网，他们可能不过是被隔离在遥远服务器里的一段神秘代码，但是对于我，他们就是整个缅甸的化身。

意大利的艺术殿堂，壁画和雕像多得让我崩溃，比西藏的转山路更看不到尽头。我干脆放弃，很失败地去爬了一座活火山，看着它像国庆日焰火一样喷发，然后，活着回来，幸福地活着。

柬埔寨有很多人只有一条腿，或者根本没有了双腿。他们踩上了地雷，而我买了他们灌的唱片后一遍也没听过，倒是经常听到那个匆匆走过的柬埔寨小姑娘一边把肩膀上装满待售丝巾的大背包往上拎了拎，一边竖起拇指笑着说：“Chinese！ Chinese！”

津巴布韦有热热闹闹的一家人，二十来口，生活在作秀给游人看的村子里，扮相专业。每个远游客路过这里都会和他们拍照，我也拍了，还抓来他们家的大公鸡和小瘦狗，用签字笔在记事本的白纸上写 “We Are the World！”。我不是向 MJ 致敬，那里更不是当年的埃塞俄比亚，但是非洲还是那个非洲，世界也还是那个世界。We are still the same old world。全球化是富人的勃艮第，更是黑孩子的玉米糊。

在那些遥远的地方，看过了我想看的，想通了想不通的，做过了我想要做的，打包行李，回家，继续郁闷也就此甘心了。

广阔天地，无所作为，只把青春虚耗在走不完的路上。

作为一个观光客，我到过这个世界的无数个角落，我拍下了无数个瞬间。从白沙瓦的集市，到赫尔辛基的渔人码头，从斯特龙博利岛喷发的火山口到恒河的三角洲，从以色列的圣城到戒备森严的叙利亚边境，有欢喜也有悲伤，有兴奋也有幽怨，总有无数个瞬间，让我感恩这个世界。

每天都是一次新的旅行，每一个和我们走过一段的人都值得感激。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好好看看这个世界。

而旅行，能让你遇到那个更好的自己。

在内心，我知道，每次旅行最能打动我的不是风景，更不是繁华的城市和故作姿态的头衔与表象，而是人，你在路上遇到过的那些你喜欢或者不喜欢、认同或者不认同的，平凡生活着的人。正是他们各不相同的人性闪烁，在那个与你航迹交错的瞬间改变、点化并充盈着你的人生。

一个人的财富不是指你有没有财产，而是指你有没有灵魂。

如果，我是说如果，你也曾经偶尔在寂静的午夜发觉自己失却了灵魂而感到虚弱无助，请去路上，找它回来。

我相信，上帝造出了那一片无缝的沉沉黑夜，也注定要造出几颗寥落的星星，那么自顾自地闪烁着光芒，并不指望照亮整个黑夜。

旅行是最热闹的孤独，是一场向着内心的出走；旅行是一部电影，笑中带泪；旅行是一首没有伴奏的歌，五音不全，旁人全听它不懂，只剩下垂垂暮年的你，独自蜷缩在摇椅上的毯子下面，露出不易察觉的最后一丝微笑。

目 录

旅行的意义

境 地

嘈杂世界的静音键 缅甸·蒲甘 2

谁不暗恋桃花源 印度·喀拉拉 12

爱丽丝的另一处仙境 斯里兰卡 26

吴哥慢镜 柬埔寨·吴哥 48

大气层内的火星飞行 土耳其·卡帕多基亚 56

东京郊外，花海里的1Q84 日本·东京 66

焚城烈火巴伦西亚 西班牙·巴伦西亚 90

火山今天几点喷发？ 意大利 112

如果天堂有颜色 希腊·圣特里尼 136

冷雨不列颠 英国 142

浮生

- 乌坪桥的小绅士 156
- 一个高棉小孩的全职工作 164
- 一位禅师的初恋味道 172
- 两个女兵和一件疯狂的小事 182
- 咖啡向东，红茶往西 188
- 你的人生博物馆 198
- 希腊式简慢生活 210

絮语

- 灵魂出窍的旅行者 222
- 路上的音乐 232
- 旅行，修行 240

寻 问 250

变幻的，何止是风景？ 307

境 地

只有你看见的世界，
才是对你有意义的存在。

缅甸·蒲甘 2009年

旅程的尽头，应该是一片能够单独面对自己内心的净土，
如果你仍然相信纷繁嘈杂的世界有这样的角落。

嘈杂世界的静音键

蒲甘很大。宽阔的平原上散落着大量的佛塔，有登记的就超过 2000 座，让人恨不得肋生双翼，凌空鸟瞰。无论你何时造访蒲甘，平原上佛塔的数字都可能和上一次日出的时候有所不同。

能让人们拿起背包、出门旅行的理由千差万别，甚至说是千奇百怪也未尝不可，有的漫长纠结、拖拖拉拉，有的轻快短促、一箭穿心。圣特里尼的蓝与白、京都的红和绿……而对于缅甸的蒲甘，一张照片就够了——那是一群沐浴在夕阳金光下望不到尽头的佛塔群。

莲韵佛国缅甸，它的版图犹如风筝凌空，蒲甘位于中西部。它睡在伊洛瓦底江边，确切地说，是伊洛瓦底江在蒲甘周围拐了弯，变成一条拥紧蒲甘的臂膀。蒲甘是一座神城，修建它的人相信满天神佛比暗夜苍穹里的繁星更不可尽数。他们希望无论多少神明齐聚于此，都能各自独享佛塔里的莲座。所以，任时光流走，他们不停地营造，直到宽广平原上视线所及的每个角落都布满了佛塔，如无数信众们伸向青天的虔诚双手一样，直指碧空。

《花样年华》结尾那段，一个男人在幽静的角落里，把纠结的心事倾诉给与

古塔纠缠在一处的古树。而在蒲甘，无论有多少满怀心事的逃家旅人，都能各自独享一座佛塔，在暮色四合、四顾无人的时候，静静忏悔，梳理过往。

旅程的尽头，应该是一片能够单独面对自己内心的净土。如果你仍然相信纷繁嘈杂的世界有这样的角落，面对蒲甘平原上幽野晴空下的塔群，你一定会感觉到：净土在此，万里不遥。

面对砖塔丛林，来到蒲甘的每一个人都会徒劳地自问：这里到底有多少佛塔和僧院？

如果你搜索网络，各种数据纷繁芜杂，莫衷一是。据说当修建起吴哥和婆罗浮屠的王国步下巅峰、日渐没落之时，在东南亚的最西边一个古老的民族逐渐强盛起来。这就是以蒲甘为都城的缅族，于公元12~13世纪时进入全盛时期。称呼蒲甘为“万塔之城”，丝毫没有夸张的意味，因为在这块方圆几十平方千米的平原上，曾经矗立着数万座佛塔建筑。据说在全盛时期，曾经到444万座之巨！

整个世界的共识是，蒲甘因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佛塔建筑遗迹闻名，其历史价值与柬埔寨吴哥窟以及印尼的婆罗浮屠塔齐名，并称为“世界三大佛教建筑群”。这三者中，唯独蒲甘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时落选，据说是因为缅甸军政府在力图确立民族自决过程中的强硬立场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的抵制。联合国世界遗产组织的说法是认为缅甸人在维修蒲甘遗址的过程中破坏了修旧如旧的原则，增加了很多芜杂而非必要的当代内容。

以我个人的看法，在这三者之中，蒲甘虽说不上是保存最好的建筑群，但可能是最令人难忘的一处，这里的商业旅游气氛也并非是最浓重的。

目前，据说在蒲甘平原散落着大约4400座寺庙（据Lonely Planet旅行指南《东南亚》册），具体数字是多少？这个问题很可能会终究成谜，因为缅甸百废待兴、经济凋敝的事实会导致每天都可能有佛塔遭损毁，而全民礼佛的巨大热情，又会导致每天都可能有新的佛塔建成。就连权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只是



蒲甘平原上的佛塔丛林。缅甸蒲甘 2009年



化缘归来的小和尚就像五线谱纸上零落的音符一样，随着笑语声渐远，慢慢消失在夕阳落下的方向。缅甸蒲甘 2009年

轻描淡写地宣称“经考证，记录在册的约有 2700 多座”，如此而已。

所以，无论你何时造访蒲甘，平原上佛塔的数字都可能和上一次日出的时候有所不同。

蒲甘人平和、顺命、懂得等待，他们能够借以自处的也唯有等待。面对佛塔上随着时光枯荣的野草，他们的等待和期望也仿佛季节交替一般，去了又来，来了又去。

在一座偏远、破落的庙门口，我认识了卖沙画的 X。当时我正在向一个小姑娘打听，为什么蒲甘地图上无数寺庙的缅甸语音译英文名字中，有很多都有类似的后缀。我推测，搞清楚了这个，就有可能在造访那里之前，知道哪个寺庙里有佛塔、壁画或者是洞窟，避免参观雷同的佛寺。小姑娘完全迷惑了，她大声叫来 X，说这个问题只有他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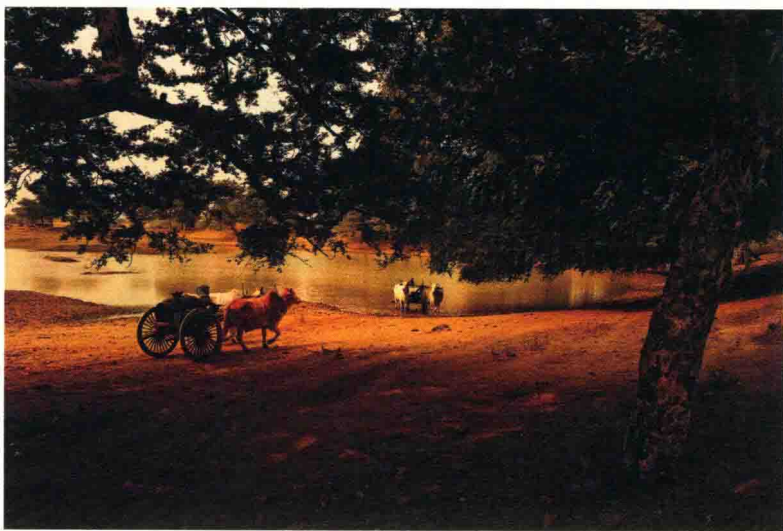
X 端详了我半天，好像在端详一座刚刚出土的雕像。

“你说对了，先生，这是一个好问题！”X 谦恭地冲我笑笑，“请问，我能知道您的名字和国籍么？”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X 证实了我的大胆推测——的确能够从名字来判断佛寺的建筑样式。而且 X 告诉我，蒲甘平原上的黑导游有很多，很多人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挣得生活费或对他们来说高昂的学费，完成学业。

“你们身后的这座有着漂亮壁画的寺庙，叫作 Ape-ya-dana。里面的壁画曾经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拨款清洗过，历时 3 年，每人每天只能清洗 8 平方英寸，因为清洗之前要仔细确认壁画后面是否有空洞，否则，壁画可能在被水侵入以后整片地剥落！一旦发现空洞，要先用特殊的材料仔细填充以后才能清洗……这里，也是我的项目。”X 突然抬起头，目光扫过被侵蚀得线条柔美的佛塔，一如再见他的爱人。

“工程是从 1998 年开始的，当时有两个意大利专家和 10 个当地人在这里工



高塔林立的蒲甘平原被誉为“中古时期的曼哈顿”，据说佛塔数量超过全欧洲的教堂尖塔数目。缅甸蒲甘 2009年

隘路弥路寺南侧有一处掩映在林中的水塘，村民赶着两头瘤牛拉着的水车来这里取水。车轮碾压着干涸的路面，一路渐行渐远，让人不禁止步侧耳细听，直到这童谣般的吟唱被穿过叶尖的风声取代。缅甸蒲甘 2009年